

当代中国名家精粹

陈枰卷【02】

优秀电视剧剧本全文本

根据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宇飞宇同名中篇小说改编



青衣

陈枰 / 著

当代青衣柳如云、李雪芬、筱燕秋，春来的人生悲喜剧

西苑出版社

青衣

陈枰 / 著

 西光出版社
WESTLIGH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衣 / 陈枰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51-0327-3

I . ①青… II . ①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6434 号

青 衣

作 者 陈 枰
责任编辑 刘小暉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52470795
传 真 010-88637287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327-3
定 价 38.0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陈枰坐在那儿像一个厅局级的文化干部，有城府得很；因为她十分注重倾听，不喜欢发号施令，所以这个厅局级就有点像副的。陈枰一开口说话她那点儿城府就全都没有了，她更像一个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因为有了这一手好枪法，陈枰特别地固执，你很难说服她。如果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意见，万一哪一句话又说得离了谱，我们会发现陈枰突然就成了“黄继光”，她会奋不顾身地堵上你的机枪眼，急得你搂着一箱子的子弹直想哭爹喊娘。“堵”是陈枰的一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准备、足够的智商，亲爱的陈枰女士能把你堵得晕过去，36个小时之内你绝对缓不过神来。

陈枰把她率真的、纯粹的、通透的、锐利的、类似于一根筋的气质带进了她的作品，以至我们能够从她的作品里多多少少地看到陈枰女士的影子。比方说，《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这头“老驴”的血液和陈枰是如此地相似，他们的血液除了自己的血管绝对不认识其他的路，一旦走错了，那只能是喷涌；比方说，《青衣》里的筱燕秋，筱燕秋是一段向下按捺的、走投无路的激情，是一次隐匿的燃烧，致命的、近乎自戕的燃烧。没有火光，然而，在我们的内心，它浓烟弥漫。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叫筱燕秋的女人和陈枰女士有“命定”的前缘，她们是彼此的缺口，彼此突破的方式，彼此的伤痕，彼此的痛。在她们相互诉说、相互倾听的时候，了却的意义等同于认知的意义。

现在，由陈枰的电视剧本演变而成的长篇小说《青衣》终于面世了，陈枰女士希望我能在这本书的前面说几句话。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强调一遍，中篇小说《青衣》是我的作品，但是，电视剧本、长篇小说和我没有一点关系，它们完全是陈枰女士独立完成的，它们是陈枰女士的心血与才华。如果电视剧和长篇小说能得到朋友们的喜爱并卖出一个好价钱，我渴望到陈枰的故乡内蒙古结结实实地吃一顿水煮羊肉，陈枰女士能为我买单。

毕飞宇

C 目 录 ontents

- 一、筱燕秋天生就是青衣的坯子 / 1
- 二、当“嫦娥”爱上“后羿” / 18
- 三、筱燕秋一棍子把天给捅塌了 / 31
- 四、乔炳璋爱的是戏台上的嫦娥 / 45
- 五、为了结婚认识面瓜 / 60
- 六、“老婆，这辈子我一定对你好好的！” / 74
- 七、男人娶老婆就是为了生子 / 89
- 八、“我筱燕秋是好演员也是好老师” / 103
- 九、“戏台离我越来越远” / 117
- 十、筱燕秋收了春来做学生 / 131
- 十一、大老板郑安邦要为筱燕秋搭台子 / 146
- 十二、筱燕秋唱 A 角，春来唱 B 角 / 161

- 十三、一个大疙瘩横在了筱燕秋和春来中间 / 175
- 十四、郑安邦被春来的激情融化 / 191
- 十五、春来把筱燕秋逼到了死墙角 / 206
- 十六、“你演嫦娥，她是嫦娥，就差这么多” / 218
- 十七、筱燕秋脑子里只剩下两个字：堕胎 / 233
- 十八、“春来，你可真残酷！” / 246
- 十九、裴锦素救了筱燕秋的驾 / 260
- 二十、“嫦娥在我身上死了，可她又在春来身上诞生了” / 275
- 后 记 / 289

一、筱燕秋天生就是青衣的坯子

今天是筱(xiǎo)燕秋的19岁生日。

筱燕秋在家里面排行老五，母亲在她之前因为连着生了四个丫头，已经完全没有了金贵自己的理由，在临近生产的最后几个时辰，她还拖着硕大的肚子，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喂鸡喂猪地忙着。

太阳落山了，母亲焖好了小米饭，又用煮小米饭剩下的米汤炖好了豆角，她从咸菜缸里面捞了个咸菜疙瘩细细地切了丝点了香油，挑拌好。

母亲这次怀孕和前四次有些不同，肚子特别地大，腿脚还特别地勤快，她上蹿下跳，什么样的活都争着去干。俗话说，勤小子懒闺女。村子里面有经验的女人都断定她这次准能打个翻身仗。

饭菜刚刚从锅里面冒出香味，阵痛就由远而近地来了。母亲愣在那里，她盼这个时刻，更怕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来了，是福是祸肚子里面的这块肉总得出来见人。

她往灶里添一把火，冲院子前面刚刚赶鸭子回来的三丫头喊：“三丫，快到西头去把你刘娘喊来。”

三丫怔怔地看着她。母亲大声说：“发啥呆？快去呀。”

三丫撒腿跑了，鸭群大呼小叫欢蹦乱跳地追了出去。

母亲忍着疼把锅里面的饭菜盛出来，洗干净锅烧了一锅水。锅里面的水开了，母亲肚子里面的羊水破了。屋子里面蒸气缭绕，母亲气喘如牛，她挣扎着往炕上挪，离炕还有一丈远的时候她挪不动了，孩子已经挤出来了，两条小腿别在她的两腿之间。母亲急了，大叫着一使劲，孩子盘腿大坐地滑落在地上。

气喘吁吁跑来的刘娘被这阵势惊着了，两手往腿上一拍叫道：“我的娘亲，是个坐生！这样的胎位得到医院里面动大刀子，你真有种，能一个喷嚏把她崩出来！”

母亲看了一眼孩子，脸上的汗雨一样地消落下来，她呻吟了一声：“她爹回来能打死我。”

刘娘安慰她：“这丫头多好，足有八斤半。”

母亲带出了哭腔：“千斤也不如那二两肉管用啊！”刘娘把孩子洗干净包好放在炕上说：“这孩子坐着莲花投生，没准是王母娘娘转世呢。”

母亲泪雨滂沱：“她咋不是哪吒转世呢？她要是脚踩风火轮，手抡乾坤圈，我还

怕谁？你说我还能怕谁？”

五丫头落地之后没哭两声就闭着眼睛睡了，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站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能不累？她不知道父亲回来后怎么修理了母亲。她看见母亲的第一眼就知道女人不待见她。五丫头一寸寸地蔫了，一节一节地萎了，王母娘娘的水灵劲儿被一点点地风干了。嫩藕一样的胳膊变成了芦柴杆，油黑的头发变成了蒲公英的帽子，饱满的额头露了骨，房檐一样支在眼睛上面，两只眼睛像两口枯井敞着盖子由着日晒雨淋。

这个取名叫筱燕秋的五丫头不爱哭也不爱笑，那张嘴除了吃饭好像没有别的作用。她像条影子像个哑巴，有她不多，没她也不少。姐姐们不爱带她出去玩，村子里也没有女孩子来找她玩儿。

九冬九夏九来九往，筱燕秋九岁那年，牡丹城京剧团来村里面演出，筱家的五丫头像被坏人拍了花，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四天以后她回来了，连有雀蒙眼病的王奶奶都看出来五丫头不大一样了，好像这个五丫头是那个五丫头生出来的。说她是那个五丫头吧，处处都不像；说她不是那个五丫头吧，举手投足又处处露出那丫头的痕迹。这个五丫头的眼睛不是枯井是湖泊，头发不是枯草是丝绸，这个叫作筱燕秋的五丫头片子，浑身上下处处渗透出和这个家庭完全背离的气质。这种陌生的气质把她的爹和妈逼到了墙角里。

筱燕秋说：“我跟着剧团走了。”父母还没醒过盹来，她又说：“我要考戏校！”她的语气沉着而坚定。母亲半张着嘴，父亲也半张着嘴，父母俩像看年画一样看着她，他们俩谁都不知道这个丫头在想什么。筱燕秋看着像呆鹅一样的父母加重了口气说：“如果不让我考，我就去死。”她把“死”这个字说得又硬又冷，像冬天河槽里面的石头一样冰人。

父亲想了三天，筱燕秋水米不沾牙地等了三天。三天后父亲同意了。筱燕秋苦苦地考了四年，四年啊，一个大学本科都读完了，这个丫头才勉强强地拱进了那所戏校。

从筱燕秋迷上唱戏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19岁的筱燕秋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蜕变，已经成了一个对于她的父母和家乡来说完全陌生的姑娘。

母亲对筱燕秋说她是生在晚上8点，今晚的首场演出也定在晚上8点，等锣鼓点敲响，大幕拉开的时候筱燕秋就整整19岁了，这个19岁是值得纪念的19岁。今天是筱燕秋分到剧团，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日子，尽管是跑宫女，那也是作为国家正式演员的登台亮相。生日和登台亮相是老天爷送给她的两份厚礼。

今天晚上筱燕秋有点莫名的紧张。刚刚分到京剧团半个月，跟谁都不熟。她坐在化妆间刚打上底色，比她早一年分来的戏校校友，唱老旦的裴锦素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黑板说：“姐们儿，今天轮你值日。”

筱燕秋慌忙站起来拎起茶壶往外走，她知道演出水是第一不可少的。

这座剧场是老式的俄罗斯建筑，走廊很宽，顶子很高，冬天热，夏天凉。

牡丹城的气温在一场一场的秋雨里凉了下来。绵长的雨丝天上地下腻腻歪歪地拉着扯着，撕着拽着，扒光了人身上的暑气。

这天晚上文化宫如同往常一样座无虚席，放映孔里面射出来的一道耀眼的光柱，投在舞台上悬挂着的银幕上。震耳的锣鼓点声从舞台两侧的喇叭里面发出来，在剧场里面萦绕回荡。银幕上穆桂英佩甲扎靠带领杨门女将们提缰带马，跟随佘太君直奔沙场。

银幕后面热闹异常，市剧团里面的20岁的老旦演员裴锦素身穿毛衣，脚穿练功鞋，领着一群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们在宽大的戏台上跑着圆场，她们跟着银幕上的人物，熟练地一招一式地比划着。姑娘们的表情庄严肃穆，嘴一张一合跟着片中的人物无声地唱着。看得出这部电影她们至少看过了十几遍，已经倒背如流，熟记于心。

观众们没有人知道后台在做什么，他们完全被剧情吸引住了。好戏总是觉得短，观众们还没尽兴，一个大大的“完”字已经映在银幕上。这时后台的灯亮了，女孩子们追逐嬉闹的身影被灯光映在银幕上。舞台监督从边门跳到舞台上吆喝了一嗓子：“不去化妆，闹什么闹？”女孩子们吓得噤了声，一窝蜂似的涌进后台化妆室里面去了。舞台监督耀武扬威地又喊了一嗓子：“装台！”舞美队的小伙子们蹦上台，手脚利落地干起活来。

文化宫门口的广告牌子上面写着《三岔口》《贵妃醉酒》《钓金龟》等几出折子戏的戏名。广告牌子下面人头攒动，吵吵嚷嚷。售票的窗口处挤满了人，拥挤推搡，秩序非常混乱。

后台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老服装员钱双喜把戏装熨烫平整，一套套挂在服装架子上，他把皂靴和绣花鞋一双双整整齐齐地靠墙摆放在地上。秃了顶的老琴师坐在一旁慢慢悠悠地抽烟、喝茶，听着身边的半导体，半导体里面正在播送有关科学的春天的报道。

大化妆室的墙上挂着块值日黑板，上面写着“筱燕秋”三个字。

女孩子们身穿水衣，坐在镜子前面打底色化妆。裴锦素对着镜子往老旦妆上面画着皱纹。

武行的师傅边给二弟子勾脸边说：“这勾脸是学问。我勾的这脸上有工笔有写意，还有随情随性带出来的东西。我手里这支笔就够你们琢磨一辈子的。”

对着镜子自己化妆的大弟子往这边瞥一眼。武行师傅不看他：“你们都给我记住，人物不在脸，而在于心。脸上的红黑，不过是衬托人物的心地，把人物的美丑透出来而已。记住没有？”

两个徒弟同声回答：“记住了！”

裴锦素戴好头套，对着镜子“嘿嘿”傻笑。张慧芝白了她一眼：“脸画得像颗虎皮蛋似的，有什么可笑的？”

裴锦素：“20岁的裴锦素碰到了60岁的裴锦素，我开心！我痛快！”

于静揭发她：“你是笑裴锦素这三个字终于爬上节目单了吧？”

裴锦素眉开眼笑：“你看出来了？”她笑嘻嘻地唱道：“瑞雪纷飞，人欢笑，分衣分粮，庆翻身……”

老演员柳如云把头发解开盘好，用黑色的丝巾包住，她心闲气定，认真地净面、润肤、铺底色。

武行师傅领着两个徒弟站在服装架子前。

钱双喜问：“老大先穿？”

武行师傅伸手拦住他：“您甬动手。”他转身对大弟子说：“你师弟今天是角儿了，你给他上行头。”

二弟子一脸喜色，拉着武行的身架子，等师兄给他穿戏装。师兄忍气吞声地给师弟穿衣，套靴。武行师傅认真地给二弟子束冠。钱双喜抽着烟有滋有味地看着。

武行师傅对大弟子说：“过去他给你端饮台，今儿轮你给他端了。”

大弟子接过师傅手中的饮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钱双喜拍拍两个小武行的肩膀：“好好唱，你们师傅那儿预备着酒呢。谁的活儿好，谁有出息，他给谁喝。”

裴锦素说：“咱们团准备上新戏了。”

女孩子们顿时来了情绪：“上哪出戏？”

裴锦素憧憬道：“不知道，要是上《杨门女将》就好了，余太君非我莫属。”

张慧芝一撇嘴：“魏团长是你亲爹啊？”

柳如云用指尖顶住自己的眼角，把眼角吊向太阳穴的斜上方，开始画眉毛，画眼睛。

裴锦素：“他不是我亲爹，也得从心里承认，我的嗓子是团里数一数二的好嗓子。”

张慧芝：“咱们团没有好老生，拿什么排新戏？”

裴锦素：“谁说咱们团没有好老生？魏团长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

柳如云用中指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眼眶、鼻梁画红了。拍定妆粉，上胭脂。

张慧芝：“好像你听他唱过似的。”

裴锦素说：“我妈和我爸听过。他们说，20年前，魏笑天这三个字在牡丹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柳如云仔细修改着画坏了的眉毛。

于静叹了口气：“当初我要是学老生就好了，省得现在天天混在丫环群里跑龙套。”

裴锦素：“那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你得有唱老生的本钱。”

于静不高兴了：“就你有本钱！”

裴锦素得意洋洋地笑，她用老旦的韵白说：“本钱么？丫头，来！来！来！老生让你开开眼……”她站起来，凌空一个大跳。落地后，摆了个造型唱起来：“穿林海，

跨雪原……”

正在听半导体的老琴师，脑袋不由自主地随着裴锦素的唱腔摇晃起来，他摇得不解气，一把抄起身边的京胡，嘴角叼着烟，跟着裴锦素的唱腔，抖弓，摇头晃脑地使劲拉起来。

值日的筱燕秋拎着开水壶走过来。

裴锦素一口气唱上去：“气冲霄汉……”她的嗓子高亢激越，极具穿透力。女孩子们鼓掌、跺脚、叫好。

走廊里传来团里当红青衣李雪芬一声清脆的叫板，化妆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裴锦素伸了下舌头悄悄坐回到椅子上。

女孩子们坐在镜子前面，老老实实在地勒头、描眉、贴水片。

化好了妆的李雪芬，身着水衣，从单人化妆间里慢慢地走出来。筱燕秋和她打了个照面，李雪芬像没看见筱燕秋一样，扬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去。筱燕秋回头看她。

李雪芬伸展双臂站在服装架前，钱双喜殷勤体贴地把戏装按规矩、仔仔细细地给她穿上。李雪芬伸脚，钱双喜把绣鞋给她套上。李雪芬的一举一动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角儿的派头。筱燕秋拎着水壶站在一边看傻了。

跟班把一缸子晾好的水递过来，李雪芬翘着兰花指，仔仔细细地润了遍喉咙，开始“咿咿呀呀”地喊起嗓子。

筱燕秋想起来自己的任务，拎着水壶转身朝化妆室跑去。

武行师傅活动完腰身，把腿放在墙上压。两个徒弟站在旁边恭恭敬敬地看着他。

武行师傅：“我们学徒那时候，一进师傅门就得直溜溜地站桩、耗腰、耗腿。天热了，拿蝇甩子轰苍蝇。天冷了，拿对刀耍刀花。为的是耗膀子。花脸的功架全在腰上、膀子上、脖子上。”

师兄和师弟互相看了一眼，争先恐后地把腿举到墙上玩命地压。

女孩子们化好了妆，往手背上涂底色。

筱燕秋挨个给化妆台上的每一个杯子里面倒满水。筱燕秋倒水倒到柳如云的化妆桌前，她发现柳如云的桌子上面没有水杯。她找了一个杯子，刷洗干净，倒满了水恭恭敬敬放在柳如云的面前。

柳如云绷着脸把水杯推开，掏出钥匙打开身边人造革包上的小锁。筱燕秋不解地看着她。柳如云从包里拿出来自己的水杯，放在桌子上。筱燕秋明白了，她拎起壶刚要往杯子里面倒水。柳如云两手紧紧护住杯口，厉声喝道：“别动！”筱燕秋吓得一激灵。化妆室里的人纷纷往这边看。

柳如云阴沉着脸，端着杯子自己打水去了。

筱燕秋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愣了一会儿神，忐忑不安地把地上的脏东西扫到一起。她看到一只杯子紧贴着桌子边放着，就顺手往里面挪了一下，接着低头扫地。

柳如云突然一声尖叫：“站住！”筱燕秋抬头看。

柳如云的兰花指直戳到她的鼻子尖上：“谁让你动我的水？”

筱燕秋吓了一跳，她怯生生地看着柳如云。

柳如云：“杯子把本来朝左，你没动，它怎么朝右了？”

筱燕秋小声回答：“怕洒了，我往里面挪了一下。”

柳如云两眼冒火：“你喝了！”

筱燕秋分辩：“我没喝。”

柳如云双眉倒竖，“啪”的一声，把杯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她指着筱燕秋的鼻子尖，厉声喝道：“你倒想喝！你熬到我这戏份上了吗？”

筱燕秋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我……”

演员队长王国祥跑进来：“怎么了？怎么了？”

筱燕秋的眼泪围着眼圈转。

王国祥看看柳如云，看看地上的碎杯子，他明白了。他抢过来筱燕秋手里的扫帚把碎杯子扫了。柳如云气哼哼地坐下。

王国祥对筱燕秋说：“快化妆去。”

筱燕秋红着眼圈坐在那里化妆，裴锦素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化妆桌上。

裴锦素说：“别理她！这老妖精就这德行！”

筱燕秋：“她凭什么这样对我？”

裴锦素：“她这人眼里除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你我之分。不是对你，她对谁都这样。记住，以后离这老东西远点。”

筱燕秋气乎乎地往脸上涂胭脂。

裴锦素压低声音：“别看她像个鬼婆似的整天闹妖，50年代她可是戏剧舞台上最著名的美人。你知道咱们团的《奔月》吧？”

筱燕秋点点头。

裴锦素：“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嫦娥。”

筱燕秋吃了一惊：“她？”

裴锦素：“只可惜这个嫦娥还没来得及舒广袖，就从天上摔下来了。公演前一位领导看了内部演出很不高兴，说，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亮上跑？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吓绿了，《奔月》当即下马。柳如云一急，嗓子倒了。她一口咬定有人嫉妒，下药毁了她的嗓子。她从此不吃别人给的东西，更不喝别人倒的水。”

筱燕秋扭头看柳如云。柳如云好像已经忘了刚才的事，她对着镜子认真地往鬓角上插花。

筱燕秋问：“她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跟我们一起跑龙套？”

裴锦素：“团里安排她到别的单位去工作，她说她的命就在戏台上，离开戏台就是要她的命。”

筱燕秋像第一次见到柳如云似的仔仔细细地上下打量着她。

裴锦素小声对筱燕秋说：“她没人缘，就是团长护着她。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柳如云是咱们团的一景。”

这时，舞台监督喊：“候场！马上候场！”锣鼓点急促地敲起来。

表演《三岔口》的两个武行师兄弟板着脸站在侧幕条旁，看得出他们俩已经较上劲了。

锣鼓点越敲越急。

开场了，师兄弟两个在台上前空翻，后空翻，舞刀弄枪，非常卖力地对打着。观众席里传来掌声和叫好声。

师兄和师弟一来一往的拳脚中，暗藏着杀机。师兄一刀劈在师弟的额头上。师弟被劈得眼冒金星，差点摔倒。他原地转了一圈，稳住脚步，大鹏展翅一个亮相。观众热烈鼓掌。

两人随着锣鼓点冲进侧幕条。

师弟一拳头打在师兄的面门上：“我叫你下黑手！”师兄踉跄几步差点摔倒。

催场的锣鼓点越敲越紧。

师兄飞起一脚，踢在师弟的屁股上。师弟一个跟头摔出去，趴在戏台上滑出去很远。随即又一个鹞子翻身蹦起来。师兄伸手抹干净鼻子上的血，一串跟头追上台去。观众以为是戏里的情节，大声叫好。

两人越打越精彩。观众大声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武行师傅站在台口看着他们“嘿嘿”笑了。

后台，女孩子们在换戏装。筱燕秋系罗裙，正飘带。

柳如云抖着戏装，问服装员钱双喜：“怎么没给我熨？”

钱双喜：“戏装太多了，熨不过来。”

柳如云指着前台：“他们的都熨了，到我这就熨不过来了？”

钱双喜指了指女孩子们：“她们的也没熨，不一样上台吗？”

柳如云：“她们是她们，我是我。”

钱双喜慢声慢语：“都是跑龙套，有什么不一样？”

前台“当”“才”一声锣鼓点。

柳如云一下变了脸，她颤着手，指着钱双喜的鼻子：“你说什么？”筱燕秋解恨地看着柳如云。钱双喜麻奁着眼皮，继续熨着手里面的衣服。

前台的锣鼓点渐渐紧了。女孩子们紧张地看着她们俩。

裴锦素悄声对筱燕秋说：“好戏开场了。”

柳如云冷冷一笑：“眼睛看不见鼻子，这叫眼前黑！你见过角儿吗？告诉你，我柳如云才是这戏台上真正的角儿！”

钱双喜不看她，慢悠悠地说道：“我知道您是角儿，我还知道您混在丫环群中是

微服私访呢。”女孩子们哄笑。

柳如云气得嘴唇颤抖：“斗胆日心，你越说越上口了！微服怎么了？微服遮住了你的眼，可遮不住我的才艺。告诉你，我柳如云是一个真正领悟了青衣蕴意的绝代青衣。”

钱双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柳如云问：“你笑什么？”

钱双喜：“您赶紧上台演去，这是后台。”

柳如云：“后台怎么了？后台就不出戏吗？”

筱燕秋对柳如云感兴趣了。

钱双喜：“出戏，我这不是看着呢吗？老话说得好，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呀！”

柳如云气白了脸，带着韵味白腔问：“此话何意？”

钱双喜冲女孩子们挤眉弄眼：“病走熟路，一跟就是一辈子！”

柳如云柳眉倒竖：“你说谁？”

钱双喜：“您是角儿，我不敢说您。”

柳如云抖着手中的戏装问：“你到底是熨，还是不熨？”

钱双喜：“你看我这两手闲着呢吗？”

李雪芬身穿杨贵妃的华丽戏装走过来，她拎着戏装的下摆对钱双喜说：“这怎么有一道褶？”

钱双喜慌忙放下手里的活说：“我马上给您收拾。”

“当”“才”又是一声锣鼓点。

柳如云愤怒地看着她们，她的气息急促起来。

锣鼓点越敲越急。柳如云把手里的戏装狠狠一甩，舞了个刀花背在身后，亮相。

锣鼓点停了，静场。筱燕秋吃惊地看着柳如云。

舞台监督跑过来大声喊：“候场了！候场了！”锣鼓点重新敲起来。罗裙下一双双绣鞋迈着水步，随着锣鼓点，飘向戏台。

李雪芬扮演的杨贵妃领着一群宫女出场。观众席里面突然爆发出一片笑声。李雪芬慌了，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她随着过门迈着水步，兜起圆场。

转身时，她脚步突然放慢了，眼睛死死地盯在后排宫女的身上。七个年轻的宫女长袖罗裙，拎着宫灯。年老的柳如云身穿短款水衣，拿着宫灯跟在筱燕秋身后，她随着乐曲展示着身段。柳如云的形象很扎眼，她的形体动作异常优美，极富于韵味。李雪芬气得转反了方向，差点和柳如云撞上。观众大笑。

舞台监督在台口急得直跺脚。

王国祥跑过来骂道：“你这舞台监督是吃屎的吗？”

舞台监督：“她疯了！肯定是疯了！”

王国祥：“拉幕！赶紧拉幕！”

大幕徐徐落下。观众疯了一样地鼓掌，吹口哨。人们站在椅子上大叫：“拉开幕！”“我们想看！”“我们愿意看她！”

大幕徐徐拉开。宫女们继续起舞。

观众不看李雪芬扮演的杨贵妃，他们的兴趣全在柳如云这个老宫女的身上。柳如云来劲了，她舞姿优雅飘逸，如风摆杨柳。观众静了下来，出神地看着，他们很快看进去了。宫女们迈着水步，走回台口。站在台口的筱燕秋和女孩子们捂着嘴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台上传来李雪芬的唱腔声。舞台监督跑过来低声骂：“笑！笑！喝笑婆婆尿了？赶紧给我滚上去！”女孩子们走着水步上台。

第二天白天，排练室里，杨贵妃的唱腔仍继续。

十几双穿着练功鞋的脚在地毯上急促地走着，女孩子们两手掐着腰，在练功室里像云朵一样飘着。她们边走台步，边小声地说笑。李雪芬对着镜子边舞边唱着，她不断停下来，赌气般地修正唱腔和动作。

张慧芝小声说：“李雪芬气得直忘词，首场演出就让人搅了。她恨不得把柳如云撕了。”

裴锦素：“那不是她的首场演出，是柳如云的首场演出。”

于静：“柳大妈真是出足了风头。”

筱燕秋：“昨天晚上谁把鞋掉在台上了？”

于静：“刘玲。”

刘玲：“我那两只鞋一只大、一只小，那只大的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钱师傅怎么这样做事？”

裴锦素：“谁叫你不是角儿呢？”

刘玲撇撇嘴没说话。

张慧芝：“还没成角儿呢，说话已经串味了。”

裴锦素抽着鼻子闻：“什么味？”

于静压腿：“馊味。”

裴锦素“扑哧”一声笑了：“于静啊，你练的是回笼功吧？”

于静脸涨得通红：“别人练的都是回笼功，就你的功夫好！”

裴锦素嬉皮笑脸，一个小翻，她被地毯绊倒在地上。女孩子们哈哈大笑。李雪芬咳嗽一声。女孩子们敛声，开始认真地练功。

柳如云走进排练室，她看了一眼四周，走到角落里面活动身子。柳如云的目光从女孩子们的身上看过去，被在墙角里练小翻的筱燕秋吸引住了。筱燕秋一个接一个地翻着，身上的练功服已经完全被汗水湿透了。筱燕秋翻到正在练身段的李雪芬面前，她翘起了几步差点摔倒。李雪芬一言不发地从她身边走开。筱燕秋接着翻。柳如云的目光一直看着她。

团长魏笑天、副团长老高、演员队长王国祥走进排练室，筱燕秋差点撞在魏笑

天的身上。魏笑天一把抓住了筱燕秋。筱燕秋晕头转向地看着他。柳如云的目光盯在魏笑天的身上。

副团长老高使劲拍拍巴掌，大声说：“静一静！静一静！”练功的人收了功，站在那里看着领导们。

透过窗子照进排练室的几道光柱里尘土飞扬。

老高：“大家找地方坐好，咱们在这里开个全团大会。”大家纷纷落座。

魏笑天环顾四周，口气严肃地说：“昨天晚上演出，我们团出了一起人为的事故。”人们的目光一起落在柳如云的身上。柳如云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

魏笑天：“这起事故给我们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排练室里面鸦雀无声。

魏笑天：“这不是简单的事故，这是一起严肃的政治事故。”

柳如云突然打断他的话：“少废话，够格就痛痛快快地把我押上刑场斩了！”

魏笑天一下卡壳了。筱燕秋紧张地看着他们。

魏笑天又咳嗽了一声：“柳如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柳如云：“你希望我怎么做？”

魏笑天口气严厉地说：“我在问你！”

柳如云像没听见一样不予回答。

排练室里气氛异常紧张。

魏笑天的口气软了下来：“柳如云，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戏台上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你不该这样做！”

柳如云：“看人下菜碟？他钱双喜拿错盘子了！我柳如云登台二十多年，从来就没穿过不熨的戏装。”

魏笑天：“你有意见，可以下来提嘛。”

柳如云两眼一瞪执拗地说：“我得上去以后，才能下来。”

开会的人“哄”的一声笑了。

魏笑天生气了，他喊了一声：“柳如云！”

柳如云柳眉倒竖：“喊什么？这屋子里面就你一个人吊过嗓儿吗？”

裴锦素兴奋得两眼放光，她凑到筱燕秋耳边说：“来戏了！”

李雪芬冷冷地看着柳如云。老演员们交头接耳，小声议论着。

柳如云站起来说：“戏装褶了，宁可不穿，这是我的原则。你叫大家伙说一说，昨天晚上，我在台上到底表现得怎么样？是要好了？还是偷懒了？我的水袖、云手、运眼、台步哪一个做得不出色？不穿戏装怎么了？观众是给我的身段鼓掌还是给戏装的身段鼓掌？”

人们哄堂大笑。

魏笑天抬手指着柳如云：“柳如云啊，柳如云，你如此执迷不悟……”

柳如云圆睁二目，看着魏笑天，她用韵白问道：“怎么？”

副团长老高喊了一声：“柳如云！”

柳如云慢慢转过脸看着他。

老高：“团里对这起事故做如下处理。”

排练室里重新静了下来。

老高严肃地环顾四周说道：“扣除柳如云当月奖金，停止演出，以观后效。”

全场一片肃静。

老高：“钱双喜同志也必须做出深刻的思想检查。”

柳如云两眼如锥，死死盯在魏笑天的脸上。魏笑天不看柳如云。柳如云面带冷笑，移开目光。她的目光和李雪芬的目光相遇了。筱燕秋紧张地看着她们。李雪芬不屑一顾，移开目光。

柳如云的头高傲地扬起来，无形的水袖使劲一甩，背在身后。排练室里的人一声不响地看着她。

柳如云移动莲步，飘逸地朝门外走去，她越走越快，她用韵白高声念道：“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所有的人都怔怔地看着她。

柳如云走出去，道白的余音在屋子里回荡：“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筱燕秋听呆了。

夜里，躺在床上的筱燕秋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她欠起身往裴锦素的铺上看。一个黑影吊在裴锦素的床头上。筱燕秋吓得一声惊叫，缩到墙角。女孩子们被惊醒，一下坐起来。

于静跳到地上：“怎么了？怎么了？”

筱燕秋指着裴锦素的床头哆嗦成一团：“裴……裴……”

于静看见吊在那里的黑影“嗷”的一声跳回到床上，用被子死死地捂住头。

张慧芝壮着胆子拉着电灯。裴锦素的毛裤耷拉在床头上，裤腿上套着袜子，裤子上面吊着用衣架挂着的棉衣，棉衣上面扣着毛线帽子。活像一个人吊死在那里。

筱燕秋“嗷”的一声扑到裴锦素的铺上，掀开被子使劲揍她。

裴锦素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躲闪筱燕秋的拳头：“疯了？你疯了？”

筱燕秋把她揪起来，让她看吊在床头上的衣服：“你吓死人不偿命啊！”

裴锦素想起自己的恶作剧，捂着脑袋拼命往被子里面钻。

穿着衬衣衬裤的女孩子们把穿着短裤背心的裴锦素扔到地中间的桌子上，咬牙切齿地搔她痒。

裴锦素笑得泪流满面，她边挣扎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出人命啦！”

这天，京剧团的骨干在会议室里开会。

魏笑天：“我在局里召开的会议上，提了我们团准备重新上演京剧《奔月》的事。局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全力支持我们排这出戏。”